



西方劳动关系经典译丛

Classical Books on Labor Relations

Understanding European

Trade Unionism

Between Market, Class & Society

解析欧洲工会运动 ——在市场、阶级和社会之间

理查德·海曼 (Richard Hyman) 【英】◎著

吴建平◎译



中国工人出版社



西方劳动关系经典译丛

Classical Books on Labor Relations

Understanding European Trade Unionism

Between Market, Class & Society

解析欧洲工会运动 ——在市场、阶级和社会之间

理查德·海曼 (Richard Hyman) 【英】◎著

吴建平◎译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解析欧洲工会运动：在市场、阶级和社会之间 / (英) 海曼 (Hyman, R.) 著; 吴建平译.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5.5

书名原文: Understanding European Trade Unionism: Between Market, Class & Society
ISBN 978-7-5008-6127-0

I. ①解… II. ①海… ②吴… III. ①工会运动 - 研究 - 欧洲 IV. ①D4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89970号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SAGE Publication of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and Singapore, ©Richard Hyman, 2001.

解析欧洲工会运动——在市场、阶级和社会之间

- 出 版 人 李庆堂
责任编辑 张振宇
责任校对 孙迺伟
责任印制 黄 丽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 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 62350006 (总编室) (010) 62005039 (出版物流部)
(010) 82075935 (工会与劳动关系分社)
发行热线 (010) 62004002 (010) 82081553 (传真)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制 北京市昌平开拓印刷厂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60千字
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6.00元
-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出版物流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说明

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劳动关系矛盾已进入凸显期和多发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劳动关系的任务艰巨繁重。积极借鉴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处理劳动关系的有益经验，努力探索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关系调处机制，是我们面临的紧迫任务。

我国高校劳动关系专业和学科建设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进应运而生的。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是国内第一所设立劳动关系专业的普通本科高校，是教育部特色专业建设点。目前从全国范围看，一些高校相继设立了劳动关系专业，许多高校设立了劳动关系相关课程。这些年来的劳动关系理论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总体上看，劳动关系领域的师资力量、研究力量、理论研究还远远不能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劳动关系的需要。

为了借鉴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处理劳动关系矛盾的理论和经验，构建中国特色劳动关系理论，加强劳动关系学科和专业建设，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与中国工人出版社合作，组织翻译了《西方劳动关系经典译丛》。希望该套丛书的出版对国内劳动关系研究和学科专业建设有所裨益。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与中国工人出版社对《译丛》的翻译和出版高度重视，劳动关系系乔健主任和王侃博士在译本的遴选上做了大量工作，译者付出了艰辛劳动，中国人民大学李丽林教授做了认真审校，中国工人出版社进行了精心设计和编辑，在此一并致谢！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科研处

2015年8月

序 言

本书的写作是一个漫长且复杂的过程。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我就对欧洲产业关系的比较，特别是对不同国家特点及工会运动演化进行理论把握上，有着教学和研究的兴趣。在 20 世纪 90 年代，我就特别关注英国工会和德国工会的详细发展情况。与此同时，我也注意去分析三种不同传统——作为劳动力市场行动主体的工会、作为进行反资本主义动员载体的工会与作为社会整合中介的工会——在应对环境变迁和新挑战时，是如何进行转型及部分融合的。而为了探讨工会运动中三种“理想型”（ideal types）的内在结构，看来需要有三个国家作为例子；一次偶然机会，我和一个同事正编著一本关于欧洲产业关系的著作（Ferner 和 Hyman, 1992），这无意中迫使我们成为了意大利研究“专家”。

我曾受邀参加了一个探讨工会意识形态的会议，会议递交的论文随后发表，这也提供了一次机会，让我去完成这些主题某些方面的研究。于是，关于市场、阶级和社会三角关系的概念应运而生（Hyman, 1996a）。在我看来，此三角关系显然需要进行更为深入的发展；而这篇文章实际上就是一本书的雏形。

在写作过程中，我主要关心的是当前的议题：在困难时期，工会是如何去应对那些几乎是不可能的挑战的？传统与继承的预设何种程度上是一种资源，在何种程度上又是一种限制？劳工运动在多大程度上能摆脱它的过去，并重新确定其目标与性质？

对这些问题的陈述本身就需要我们进行历史性的调查和分析。这绝非是一种愚笨的努力。有人就曾说过（Plumb, 1969: 17）：“‘过去’通常是一种被建构起来的且带有目的性的意识形态，用以控制个人、动员团体或鼓舞阶级。没有哪一个概念会像‘过去’这个概念那样被滥用。”本书不会也来滥用



这一概念。我承认这一古老格言的真理性：人类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一直在思考一个特别的问题：社会当中的人能在多大程度上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塑造自己的未来。但是正如普拉姆（Plumb）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也在塑造着我们的过去（或许这能更好的控制我们的未来）。不过，我们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去塑造我们的过去。“历史学家从事的工作就是与证据打交道，而这些证据并非具有无限的可塑性或能被任意的操控的。”（Thompson, 1978: 222）这也是本研究所秉持的精神。

这种工作绝非是一个人的努力结果。很多人给我提供了他们的洞见，这让我极为受益，我要对他们一并表示感谢。还有一些人给我提供了改进方法的宝贵建议，我也对此表示真挚的谢意。对于他们的意见，我也并非是完全予以采纳，其原因部分在于我个人的固执，另一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个人的能力使我不能像在空中轮流抛三个以上的球那样，去同时处理多个问题，但最重要的原因是，从构思到完稿，这之间的时间已经远超出了任何出版商所能容忍的范围了。

本书的安排

在第一章中，我对整本书的主题进行了简明扼要的阐述：在三种不同取向的张力下所产生的工会特性、意识形态和策略，这三种取向分别指对的是劳动力市场、阶级关系和劳工在社会中的建设性角色。接下来的章节则是依次考察这三种取向。在方法上，部分是概念性的和分析性的，部分是历史性的和描述性的；并且在讨论中，我们所取材的经验，不仅有来自本书主要关注的英、德、意三个国家的经验，而且还有来自欧洲的更为一般性的经验（偶尔会用更为遥远的地方的经验）。在篇幅上，这些文章可能长短不一。讨论市场的那一章是最短的：作为美国和英国的主导传统的“商业工联主义”（business unionism）在别地则是一种特例，这种将工会主要看作或完全看作是经济行动主体的观点，本身就比较简单，并容易遭到比较直接的挑战。将工会看作是阶级行动主体的观点则需要进行更广泛的分析，因为这曾是欧洲很多地区较长时期里的一种重要观点。阐述工会作为社会整合载体的角色的这一章是最长的，因为其所涉及的议题在很多方面都极为复杂，并有必要论及到特别广泛的主题和文献，而且在当今欧洲，“社会伙伴关系”这一措辞也

备受瞩目。

接下来的三章分别探讨了三个国家的工会性质和意识形态的历史发展与当前困境，而这三个国家中的工会传统可以被看作是关系到市场、阶级和社会的三种不同结构。在对这些内容进行阐述时，我不可避免地要使用经济学家的“典型化事实”（stylized facts）概念。按照我的理解，这一术语指的是这样一些命题，如果它们是真的，那么就会使我们的分析和论证变得更为合理，但是如果我们用经验事实中的一些拙劣的反面证据来与之进行对质的话，那就会显得有些冒失。当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也有权利进行类似的使用。就本书来说，我所提出的观点（就我所能认识到的范围而言）无一不是真实的；但是我所给出的解释却必然是有选择性的。特别是，我集中关注我所认为的在国家层面的主导趋势，而在很大程度上会忽略掉在各层级和部门中存在的差异。读者也会读到很多细节方面，不过我是试图去发展出有力的、具有挑战性的观点。

在分析这三个国家时，我仍然不是平均地予以对待。论述英国的那一章篇幅最长：这不仅仅是因为我对这个国家（及其资料）最为熟悉，也是因为其劳工运动有着悠久的历史连续性，并且其最终形成的具有多面性的传统，也使其故事显得尤为复杂。基于同样的原因，与欧洲其他任何国家相比，其相关文献（即使没有十足的把握，那我也很有自信地认为）也远为丰富。相反，我对德国和意大利的简要分析，可反映出我对这两个国家知之甚少。我也可以更为具体地指出，它们各自的劳工运动也要比英国晚了很多。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两个国家中，法西斯统治者即使没有完全抹去早期发展的影响，但也确实致使近半个世纪以来这两个国家的工会运动在很多方面都是一种全新的社会—政治建构，而对于那些想要理解当前现状的人来说，这一相对集中的历史时期里的发展正是需要主要关注的。

最后一章也很简短，尝试对我的观点进行总结，并针对当今正处于整合中的欧洲，对其工会的策略提出了一些建议。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工会运动的战略取向	1
永恒的三角：市场、阶级、社会	1
第二章 作为经济行动者的工会	7
韦布夫妇：超越“市场中的讨价还价”	7
商业工联主义	9
存在劳动力市场吗	11
市场取向的工联主义的自我矛盾	16
结论：市场工联主义与政治经济主义	18
第三章 工会与阶级斗争	19
“斗争的学校”	19
社会民主模式	21
二十世纪的阶级与工会运动	23
二十世纪的革命工会运动	25
对阶级的理论分析：对工会的可能影响	32
结论：阶级工会运动的必然性与不可能性	42
第四章 公民社会中的工会	43
反社会主义者的挑战	45



整合性工会运动的联合	48
社会伙伴关系的悖论	55
工会与社会：一种社会民主霸权？	61
重新发现公民社会	65
社会制度还是社会运动？	71
结论	74
第五章 英国工会运动	76
一种独特的工会模式的形成	79
手艺传统	83
经济和政治：劳工运动的兴起	89
宪政骚乱的兴起与衰退	98
新秩序：在高层级的政治与低层级的工业关系之间	109
英国工会运动的转型？	122
工会战略的重建：更为精简但更为合适？	127
结论：寻求一种特性	130
第六章 德国工会运动	133
工会运动的重建和激进主义的消退	134
社会市场与一致行动	138
自下而上的挑战	144
处于守势中的德国工会	149
统一与分裂	153
红—绿联合政府：救生衣还是约束衣	162
结论：百慕大三角？	165
第七章 意大利工会运动	167
统一与分裂	168
意大利工会运动的转型：“热秋”与历史妥协	172
应对经济危机：从政治交换到微观法团主义	178

会员流失与代表性问题	183
意大利政治大动荡与工会运动面临的挑战	186
更多的三方关系：这需要三方的妥协.....	193
结论：成为一个工会；但如何去做呢？	196
第八章 挑战与变迁	198
团结与劳工运动的建构	199
意识形态的终结？超越国家认同	202
参考文献	207
索 引	235
译后记	242

| 第一章 |

工会运动的战略取向

——典型模式导论

在北欧国家，工会和雇主组织通常被描述为“劳动力市场中的双方（parties）”。在英国的传统中，则称之为产业关系中的“双边（sides）”。而在许多其他欧洲国家，通常的说法是“社会伙伴（partners）”。这种用词上的差异，简明地概括了本书主要关注点。在不同的国家环境和历史时期，工会分别被看作——在其会员与干部及外部人士看来——主要是围绕通常的雇佣条款和条件而参与集体谈判的经济代理机构（economic agencies）；或者是在敌对的阶级斗争中与雇主对峙的斗争性组织^①；或者是社会秩序构建中的组成部分。而在某些时候和某些地方，工会可能会同时表现出这些面貌。

永恒的三角：市场、阶级、社会

20世纪欧洲的工会在组织形式和意识形态取向上呈现出多样性特点。在工会运动中出现这种多元主义现象（Dufour, 1992），是因为人们对工会性质的界定是相互矛盾的，对集体组织目标的理解也是相互对立的，此外，对其中的战略和战术模式的看法也是相对立的。每一特定的工会、工会同盟会或全国性运动，都会有占据主导地位的特性——反映出了全国性组织产生于其中的特定处境（Crouch, 1993）——这些特性塑造了它们对自身利益的认同，也塑造了它们影响其会员、积极分子及领导者的民主观念，还塑造了它们所

^① 如果这样来解释“双方”这个词显得过于强烈的话，那么也可以参照产业关系的希腊用语；当“社会伙伴”一词在一些领域中被普遍采用时，“工会及其支持者却拒绝或避免使用这个词，并更倾向于使用社会对抗者（social antagonists）或社会对手（social adversaries）”（Kravaritou, 1994: 132—133）。

追逐的议题以及它们得以培养和应用的权力资源类型。围绕工会性质所形成的不同意识形态观点之间的冲突，使得几乎每一欧洲国家的劳工运动都出现支离破碎的情形。

为了简化对这种复杂的多样性的分析，我将欧洲工会运动区分出三种理想型，每一种都有各自不同的意识形态取向。在第一种理想型中，工会是一种主要在劳动力市场中发挥作用的利益组织；在第二种理想型中，工会是一种更为普遍的提升工人社会地位以及促进社会正义的载体；在第三种理想型中，工会则是劳资斗争中的一所“斗争的学校”（schools of war）（Hyman, 1994; 1995）。

尽管在一些国家，工会在演进过程中没有与前资本主义的工匠组织发生显著性断裂，但是作为一种实体性的组织，工会仍然是工业革命的产物。事实上，trade union 这个词（在大多数欧洲语言中，这个词并没有按字面意思来翻译）就是指具有共同手艺或技术的工人的结社。从一开始，它们的特征和取向就折射出它们产生于其中的环境：在欧洲大部分地方，雇主都会野蛮地压制工人在工作场所中要求自主和抗争的行为，并且通常会伴有国家的镇压。这种敌意反过来也在工会中激起针对雇主的好斗的、对立的、有时是明显的反资本主义的性情倾向，以及激进的政治态度，在选举权受到限制以及面对着专制政府的处境中，这种激进的政治态度与革命性的社会主义并没有明显的区分。无须诧异，这也就强化了工会对手的敌对立场。

不过，工会还是在镇压中生存下来了；在经过几十年后，也就是几代人之后，生存下来的工会鼓励进行某种自我调整，这种自我调整也反过来支撑着这种生存。在不同的国家（通常也在每个国家内部）之间，工会的特性是不同的；但通常情况是，在19世纪后半叶，较为成功的工会都将其激进主义取向边缘化或仪式化，并开始“做一天公平工作，得一天公平工资”（按照马克思的批评，该原则的具体意思就是说工资工时是由资产阶级的供求规律来决定的）这一格言的基础上，寻求与雇主之间的相互理解。

这种去激进化的例子最明显地发生在英国，韦布夫妇（Webbs, 1894: 1）即由此提出了他们对工会的经典定义：工会是“工资收入者为维持或改善其雇佣条件而组建的一种持续性的联合会”。而众所周知，列宁在写作其1902年的论战性著作《怎么办》时，就深受韦布夫妇分析的影响。他认为，如果任凭工会自发的的发展，那么工会将会只关心怎么去维护其会员的眼前职业利益。对于这种“纯粹且简单的工联主义（pure - and - simple unionism）”——这是

一种调适性的且是典型的部门经济主义（sectional economism）——的发展趋势，只能通过革命性政党的特别干预才能予以制止。

一个世纪前的争论是围绕工会性质的三角分化而展开的。第一种模式试图将工会运动发展成为一种反对资本主义的对抗运动。这是一系列左派的运动目标：包括激进的社会民主派、工团主义和共产主义。尽管这种模式的各种变化形态在强调的重点上存在实质性的差异——而且通常还彼此间出现极其尖锐的冲突——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将斗争和社会—政治动员置于优先性地位。在这种模式中，工会运动的使命就是强化阶级利益。

至于第二种模式，部分是由第一种模式的竞争对手演化而来，部分则是从第一种模式中转变过来：即工会运动是社会整合的载体。对这种模式最早的系统阐述见之于19世纪末的社会天主教，它提出了一种关于社会的功能主义和有机论的理念，并与社会主义关于社会的阶级对立的理念针锋相对。在这种意识形态基础上，许多国家都出现了社会主义取向的工会与反社会主义取向的告解式（confessional）工会之间的分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社会民主党自己——或明或暗的——从革命性的社会变革目标转变为演化性的社会变革目标时，其工会运动通常都会采纳后者的许多成份。早在1897年，韦布夫妇（他们是费边社成员）就已经在呼吁，工会应该成为不断推动产业民主的代理机构；而且在整个欧洲，对于那些仍然宣扬社会主义信念，但同时又急于表明自己不同于左派批评者的工会领袖来说，这种方案具有越来越大的吸引力。与此同时，许多基督教工会运动者也开始接纳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观点，认为“产业……的目标不应是谋求私人利益，而应是满足社会需求”（Lorwin, 1929: 587）。尽管社会民主派与基督教民主派在工会运动上存在组织间的对立，但是，二者开始共享重要的意识形态特征：社会福祉与社会凝聚力的逐步增长具有优先性地位，因此工会将自我形象定位为社会利益的代表。

第三种模式是商业工联主义（business unionism），在实践中往往难以将这种模式与第二种模式进行明确区分——部分是因为其意识形态基础往往比较隐晦而不明确。美国的工会是其最有力的倡导者，另外，在大多数英语国家也存在着其各种变化形态，这种模式可被看作是一种对经济主义的有意识的追逐。其中心主题就是将集体谈判置于优先性地位。工会主要是一种职业利益的代表组织，在其运作过程中如果从属于更为广泛的社会—政治目标的



话，那么其职能就会遭到破坏；因此，工会必须避免与政治发生纠缠。普尔曼（Perlman）在其1928年的著作《劳工运动理论》中，对这种商业工会的意识形态进行过最为清晰的阐述，在该书中，他对革命的和改良的社会主义者对工会的干预全都进行了批评，认为他们的干预阻碍了“工会‘心智’（mentality）的成熟”，这种工会“心智”是建立在工人对雇佣机会进行集体控制的需求的基础之上。不过，在欧洲大陆的很多工会中也都可以发现类似的观点，这些工会都在努力坚持从最初创建它们的社会主义政党中独立出来；此外，英国工会与工党有时在关系紧张时，也会引发类似观点，分隔的双方通常都会小心谨慎地维持“政治”与“产业关系”之间的严格界限。英国的“自由集体谈判”（free collective bargaining）说法与德国的 Tarifaautonomie 概念，都有同样的涵义，即在政党政治领域和工会行动领域之间，最多也只能是建立起一种保持一定距离的相互关系。

从传统上看，工会运动的各种竞争模式之间这种基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已经具有了一种能自我维系的动力。每一种模式都有实体性组织作为依托，而这些组织都有继承而来的传统、原则及运作模式，因而每种模式都最终具有了很强的制度惯性。不过，从很多方面来看，工会运动历史上充满冲突的各种意识形态，可以看作是同一个主题的各种变化形态：这个主题就是工会内在性质与宗旨的三维张力。这种永恒的三角可参见图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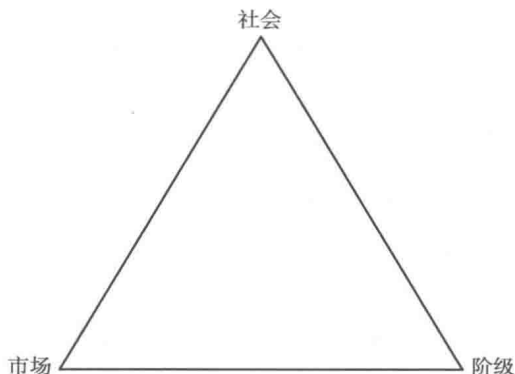


图 1.1 工会运动的几何图形

所有的工会都会面临着三种选择方向。作为雇佣工人的联合会，它们应集中关注对雇佣劳动关系的管理问题：即对雇工的工作及报酬的管理。工会也绝不能忽视了市场。但是，作为工人的组织，工会还应额外地体现出将工

人与雇主区分开来的集体利益和集体认同。不管是否赞同阶级分化和阶级对立的意识形态，工会都不可避免地要承担起作为阶级的代理机构的角色。此外，工会存在于一种社会结构之中并在其中发挥作用，它们希望对此社会结构进行变革，但这种社会结构也反过来制约着它们的当前选择。工会要生存下去，就必须与其他制度和利益群体（甚至包括了一些工会认为无法改变与其敌对的利益群体）共存。工会是社会的一部分。

在某种意义上，在这个永恒三角中，每一个角都关联着一种独特的工会运动模式。商业性工会关注的是市场，整合性工会关注的是社会，激进一对立性工会关注的是阶级。不过，某一工会如果仅仅是站在一个角上，那是不稳定的。纯粹的商业工联主义如果存在，那么也是非常罕见的；即使工会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劳动力市场中，也不可能完全忽视与市场相关联的更为广阔的社会和政治环境。特别是当劳动力市场变得不利于它们，雇主不再同意通过有序的集体谈判来彼此互惠时，或者这种稳固的职业群体发现它们传统地位受到侵蚀时，更是不能忽视这种社会和政治环境。对于作为社会整合载体的工会来说，它们一个基本原理就是认为工会是一种自治的机构，不过对这一基本原理的维系，是以工会的性质及其行动能够反映出它们的会员，也即处于从属地位的雇佣工人，是有着自身特定的经济利益并且可能会与社会中其他群体的利益存在冲突为前提的。而对于支持阶级对立的意识形态的工会来说，它们也必须（正如前面所指出的）至少在现有社会秩序内进行默然性的适应；同时也必须反映出它们能够充分地代表其会员通常所期待的那种眼前经济利益。

因此在现实中，工会的性质和意识形态一般都分布在这个三角形之中。三种模式通常都有自己的一些立足点；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实际存在的工会经常是倾向于将这三种理想型中的两种进行矛盾性的混合。换言之，它们都是定位于这个三角形的某一条边上：或者是阶级和市场这条边，或者是市场和社会这条边，或者是社会 and 阶级这条边。这些取向同时反映了工会的物质环境和意识形态传统。当工会运动面临变革和挑战时，其取向就会进行重新定位：在这个工会运动的几何图形中，其第三条边（即社会 and 阶级这条）迄今为止很受忽视，但这一边很可能将会产生更大的影响。这实际上是对工会性质和意识形态的动态特点所进行的主要解释。

在接下来的各章中，我将对这种演变动态进行阐释，首先我将考察较大



范围内不同国家的经验，来分析市场、阶级和社会是如何影响工会的性质及其实践的；然后针对英国、德国和意大利这三个国家近些年来的发展，提供一种典型化的解释。在每一个国家中——也在更为一般的国际经验中——都出现了此三角关系的不稳定问题，这已经成为工会面临的主要挑战，当然或许也为工会带来了新的机遇。

| 第二章 |

作为经济行动者的工会

——对劳动力市场进行调节

在大多数英语国家，工会传统上被看作是一种主要为其会员谋求经济利益的组织，特别是通过集体谈判的方式来增进或提高会员的“雇佣条款和条件”。在这种视角看来，那些更为广泛的社会目标 and 政治目标，其正当性是值得怀疑的，或者充其量只能是对工会的经济职能发挥辅助作用。

在本章中，我将要讨论的是韦布夫妇在一个世纪之前对工会功能的经典分析，以及在美国具有尤为重要影响力的“商业工联主义”学说。在后一种模式中，产业关系被看作是一个高度自我调节的行动领域。该模式认为，工会能通过其技巧和决心，在劳动力市场中取得最佳的成效；至于其他形式的工会行动，则无助于工会经济目标的实现，而且还可能会使工会偏离其经济目标。

在多大程度上能将商品市场的一般模型拿来分析劳动力市场，到现在仍是存有疑问的；而且，将市场过程从其所处其中的社会——政治环境中整体抽离出来，也会产生误导。因此，商业工联主义在其核心上就存在一种矛盾：唯有当工会的目标和行动超出了其纯粹的经济性，工会才能有效地干预对劳动力市场的调节。

韦布夫妇：超越“市场中的讨价还价”

“根据我们的理解，所谓工会，是工资收入者为维持或改善其雇佣条件而组建的一种持续性的联合会”，这是韦布夫妇（Webb and Webb, 1894: 1）在其《英国工会运动史》这一著作中的著名开场白。^① 在他们后来的“科学

^① 当他们在1920年修订其著作时，他们意味深长地拓宽了这一定义，指明是“他们的劳动生活条件”。